

## 實驗十 體液調控與腎臟的關係

醫學系三年級 余英豪

「同學們，快點坐好，東西收起來，要課前小考啦。唉第六組你們怎麼還沒有把東西放進去！說幾遍啊要全班等你們嗎？」大助在台上微微喝斥了一下，但這些聲音，在攻進學生們的耳朵前，就被途中殺出的笑聲、敲打聲、閒聊聲擋住並撕碎在地下二樓實驗室的空氣中了。

騷動過了一陣子才在各桌小助教發下空白試卷後漸漸平息。每一次都是這樣，這學期到了尾聲，果然還是得有始有終呢。過了幾分鐘後在大家交卷瞬間，原本只是窸窣的討論便爆出了遍地的詢問、回答及對助教「蕭規曹隨」出題方式的滿意。

「剛剛那個麻醉藥是幾mg per kilogram搭配多少%的巴比妥啊？」離我最近的那個學生如是問，「勦誰知道啊，幹嘛考那麼細啊？又不需要知道多少%，反正助教都已經配好了不是嗎？」此話一出便如造勢一般獲得旁人一致的鳴笛喧囂，好像大家都一起說這個考題不合理，就是助教出題不用心了。

「3.5%，60mg per kilogram」我腦中自動浮現這個數字。十幾年前，我還在當這裡的研究生時，可是再清楚不過了。起初我也是這樣想的，直到一次自己配錯藥品劑量時造成大鼠們屍橫遍野的慘劇，才發現這真的是重要的事。

這，可還真的重要呢。

「如果因為我們事前不了解而害大鼠白白犧牲了那要怎麼辦呢？」原本沒答腔的同學說道。

「你說的也是啦，柏榕……。」其他人也默默的承認了這一點。

「柏榕是嗎？」我在心中默念了幾遍，說不定等等記住這個名字，一記就是一輩子。

實驗影片播放著，我彷彿又回到那時自己幫忙拍影片的時光呢。那天教授要我幫忙拍攝時，我簡直開心得不得了，一是由於自己的實驗技巧受到肯定，但更多的歡喜，則是來自於自己能因此減少每次做實驗時多浪費在示範的那隻大鼠，這可真的是一件美事。

那些啊，都是上輩子的事了。

可惜現在在場的學生沒什麼人能了解我當時的激動，他們的激動多來自於驚嘆、有趣、少許的噁心甚至對背景音樂的訕笑。也罷，只要他們能知道如何做實驗就好。

「真的這樣，就很好了。」

回頭看看自己的同伴們，一個個都在熟睡，大毛還作勢嚼著東西呢，想必是夢到昨晚吃的大餐了。這樣的餵食方式，讓我想到死刑犯。我想到他們生前的最後一餐也是如昨晚一般豐盛，我甚至可以想像自己還是一個人，眼前就擺著三分熟的牛小排，滲於其外的血水上淋有獨家的高級醬汁，交融成誘惑似的裹衣；右前方的高腳杯則盛放著五分滿的紅酒，膩了時可以小啜幾口，感受發酵後的醉人檜木香氣後再緩緩讓酒滴滑入喉頭；左前方的鮭魚沙拉可以不時換到桌前品嚐，那肥美的魚肉又和帶些許血水的排餐不太一樣……。即使昨晚在眼前的不是人類世界的美味，但也不失為鼠輩中的佳餚了，也難怪他們如此享受了。

或許對他們來說，能夠選對邊，吃著很棒的最後的晚餐（也許他們並不知道）；而非像另一組那樣只能捱餓禁食，以免待時辰一到被抓去坐腸胃道雙醣酶活性實驗時影響實驗結果，這樣，就是身為大鼠的幸福了。但是我不只是這樣，比起他們如死刑犯那樣，以一餐做為一死的報酬；我應該更像光榮就義的戰士吧，一死也許便能成就多人的生命；或者該說是無語良師呢？無語卻能以自身為師，供更多人學習、研究。

縱使這樣想，下一秒我要被抓去剃毛的時候依然會心有畏懼。

「大家要一個一個排隊喔，抓他的尾巴根部，讓他的身體呈一直線而前腳可以抓著籠子，再用另一隻手握住他們的頭部。」大助耐心提醒著。這樣的抓鼠流程，我過去操作過了多少次？我已經忘了。我唯一確定的是，我從來不記得有哪一次有大鼠會不小心逃出我的手掌心。

不過現在的我，現在身為大鼠的我，即使如此了解而想要勇敢而優雅的從容就義的我，即使當初主動請求能輪迴至此，以求能再一次對學術教育有所貢獻的我，在死亡面前仍顯的舉措無助，仍只能像個普通生物那樣，逃避那不可避免的終點，只能夠用盡全力掙扎至體力耗竭，至麻藥腹腔注射的剎那。

這一刻，養育我的小助的同情與少數學生們的不忍都不再撫慰著我的內心，只留下心中對學術的熱愛與自己的初衷能稍稍減緩心中的焦慮。我是戰士，我是老師，我是這些學生人生中的助力。

「對不起，我會努力讓你的犧牲有價值的。」在注射的時候，一個聲音對我說「是……是…你？太好了……希望你……」眼皮好重，也沒力氣說話了，現在的我只能聽周遭的聲音。

還有自己的聲音。

同學L：「柏榕，這個線要接哪裡啊？」「那要連筆電的」

S：「阿你剛剛說這個針筒要放什麼啊？」「h e p a r i n，等等動脈插管要用，什麼？你說什麼」

Z：「喔我是要問說血壓計要怎麼校正啦」「喔那個……」

一切組內的大小事都是柏榕和助教在包辦的，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做過特別多次實驗，他也沒有過人的天分。

「靜脈插管要先夾離心端再夾近心端，為的是要……」

「出來休息一下，有消夜呢。」

「喔好，媽，我等等出去。」

「唉呀怎麼現在還在讀書啊，還沒有要準備考試啊柏榕。」媽媽心疼道。「沒辦法啊，明天又要做大鼠實驗了，如果我不把步驟原理讀熟，那明天要怎麼對要犧牲的大鼠有所交代呢？」

「恩恩能夠這樣想才是好的，不過你也不要讀太晚喔，要多休息明天才有精神做實驗啊。」

「恩好的，讀完就睡了。」雖然這樣想，但是我還是好怕不夠熟喔.....。

昨天讀的東西，幸好今天還有一些印象，看了實驗影片之後又更了解實際上要怎麼操作這些步驟了，如果我能因此學到更多，那大鼠的犧牲就有意義了！

「先是後腳綁兩圈，固定於鼠板上，」再將前腳做類似的動作，使之呈大字型，」將脖子外面的皮用鑷子提起，」以剪刀剪出一個開口並記住不要傷到內部的器官.....。」此時，到底是誰在說話？我、柏榕、助教、教授或是我？我好似在泅泳，麻醉的效力有這麼強嗎？我在醒與醉中、生與死間或者，前世與今生？

「把兩邊的肌肉撥開，不要用剪的，不然剪到血管之後就沒有失血的本錢了。」

小助半開玩笑的說。

「什麼嘛，居然小看我哈哈」，柏榕略有不甘的回應著，手中則不停的在尋找在粉色肌肉中白色條紋狀的氣管，準備等等快速的插管，減少大鼠的那分痛苦。

「好像不會痛嘛！」他想起剛開始做實驗，那分只屬於初學者的天真與善良，「大鼠啊大鼠，對不起我要剪你的氣管囉，希望能不要讓你很痛或呼吸不了。」

後來想想，每做一個動作就要默哀三分鐘，那學術要怎麼辦？那做研究的自己又要怎麼辦？一如劊子手的心若不夠堅強，意志太容易受呼天搶地的場景感染，手一軟，痛苦的反而是刀下的犯人。

為了學術，也是為了動物，要狠一點。他這樣對那時的自己，也對現在做實驗的柏榕這麼說。

「不錯喔，這次沒有像上次那麼慌張呢。」小助在一旁鼓勵著，「認真做實驗後，學到的就是你的。」小助開始對眼前的學生有信心，也有了期待。兩周前的實驗，那可真的是手忙腳亂：剪刀握好，手不要亂抖。等等你在剪哪裡啊！那個皮沒拉好怎麼剪啊！是工字形切開，不要變成H形了啊.....股動脈、靜脈、神經得要看好啊，剪不好就失敗了。看到血了？不要慌張啊先拿動脈夾止血啊.....。

以上次的經驗來說，柏榕真的不算是一個會做實驗的人，但是第一次嘛，一切都不能只看第一次，「加油，柏榕。」嘴上雖然虧他個幾句，但他值得虧，值得那分重視而虧，其他同學呢；還是不要來搗亂就不錯了。明明筆試都寫的出答案，要做事時還得重複問別人自己該做什麼。

「插好了嗎？哎呀不錯嘛，不過接下來的靜動脈插管才是重點呢。」

「接下來才是重點呢」，我想著，即使經驗如此豐富，偶爾也會遇到學生的爛攤子讓自己無法收拾的窘境。啊！每年都會有學生執意練習，最後血管都扁掉了，有些縮回去上方，好不容易穿進去才發現管壁千瘡百孔，不得已只好再犧牲一隻大鼠，原本那隻就先用氯化鉀讓它犧牲後讓學生自行練習。

不過這都還能讓人接受，自己當助教時最不喜歡的就是隨隨便便試著穿一兩下就跑去和同學聊天的人，好像這是一種應盡的責任罷了，一種勞務，一種懲罰。他們知難而退，那大鼠呢？那我的同伴還有自己呢？遇到這些學生的我們才退無可退呢。就這方面來說，不禁要為其他組那些不認真操刀組別的小伙伴惋惜了，此時的他們，也許還不如為食用而養的肉雞呢。想到這裡，頓時為過去的自己感到驕傲，同時也為現在自己的幸運而舒坦許多。

「很好，VAN都分開了，記得剪掉之前都要先在下方穿線喔！哪一處綁緊哪一處夾應該都會了吧。」

「恩，現在的插管才是重頭戲呢.....，助教，他開始動了！」

此時我的五感漸漸回復了，我微微眯著眼，探索似的看看週遭，「別慌啊！」「怎麼辦怎麼辦，你幫我去拿麻藥好不好」「多少多少」同學問著，我想說：「這都不會，不就是...阿！快痛死了...」教授聲音急促：「你快打麻醉啊辰浩。」我的聲音近似哭喊：「對不起教授，我趕快去拿麻藥」眼前的大鼠正在抽動，柏榕看我是否也是如此？「拿來了嗎？」「喔不對啦這是SALINE」「那不然你去拿嘛」同學不甘受使喚的說「別吵了啦待愈久會愈痛」小助急道...眼前的大鼠慢慢又昏過去了，我呢我怎麼還在掙扎？這藥效有那麼緩慢嗎？「柏榕」「助教」「辰浩」「是的教授怎麼了」「助教，大鼠他的心跳」「沒事的沒事的已經打下去了。」「是嗎？可是它還」柏榕語帶哭腔。「怎麼那麼慢？」印象中不過

一分鐘大鼠就會再度昏迷啊。「怎麼一分鐘那麼久？」「他昏過去了嗎助教？」助教：「好，應該差不多了。」

終於又回到過去的夢中了。

我正在過去與現在的交界處，眼前一片黯然，聲音傳來則又有一種森然：「梁辰浩，你因為意外而死，你這一生有什麼遺憾嗎？」「你...你...你...是誰？」

「不必問我是誰，我只問你，還有什麼心願未了？」

有什麼心願嗎？我思忖著：這會不會是一場夢？如果是夢，那我怎麼一點睡著的印象都沒有？難道.....

來不及想下去，赫然又爆出了一句疑問，語帶不耐。

「如果本王給你選一個願望，你待如何？」

突如其然出現在這裡，被問了這樣的問題，內心的恐懼與空白逼的我無意識的說：

「大鼠...，對就是大鼠，我犧牲了很多隻大鼠，即使對這些老鼠有再多的尊重，自己畢竟還是殺了他們，如果可以，我想要當一隻有奉獻精神的大鼠，記得自己前世的理想與今生的使命，帶著為研究而死的光榮過著下一世，如此，才能對我親手注射的那些動物有所交代。」

「你...真的要保有上一世的記憶嗎？記憶可是磨人的喔，它只會讓你更加痛苦，生不如死罷了。」

「如果這是一種痛苦，那我願意當作自己手刃許多動物的懲罰，拜託您了...」

沒有聲音。

沒有影像。

然後我就在這裡了。

在這個充滿回憶的老地方。

我發現自己並不是剔除鼠，這讓我鬆了一口氣。所有實驗動物，最慘的就是剔除鼠了，生來只為了那個缺陷而死，註定要因奇怪的疾病而痛苦、孱弱的死去，沒有人會給予更多的照料。

幸好我不是。

我是一隻被帶到生理所的大鼠，究竟是閻王的安排，或者只是一種巧合，早已未可知，我只知道，我又回到這個地方，回到這充滿自己身影的所在。

然而，我現在還存在嗎？

不過這是屬於我的榮耀：成為另一種存在，為實驗犧牲奉獻，同時，為過去的自己贖罪；遇到了一個和我一樣善良且認真的學生，讓我能放心地傾皮囊以相授；麻醉的夠深，中間也沒有什麼大的失誤讓我痛不欲生……。我雖將死去，但我會帶著光榮而亡，我相信自己能夠對他們，不，至少是柏榕有所影響……。

幻燈片開始不受控地撥放，我感覺到自己堆砌的記憶不斷的錯置，甚至感受的到兩段記憶漸漸散落一地，時而驚覺自己在解剖著自己，下一刻又看見眼前的我在幫忙處理實驗過後的鼠屍，其中還有大毛酣睡的模樣；那些挑燈夜戰的時光又回到腦海中，不過吃的消夜居然是前一晚的最後一餐；被放入生理所，學習與被學習；前一秒和我討論 paper 的學弟此刻在幫我動脈插管，我感覺尿道被撐開卻全然不覺得痛，一滴一滴的是血？是尿？是我的生命？是淚？不論何種都是我的體液啊！

顫抖，不對，麻醉了怎麼還會抖？應該不會再受到這些處理而受影響才對。

寒冷，大概吧，心都涼了一半怎麼能不冷？

掙扎。

「實驗終於結束了，辛苦大家囉。」小助這樣說著，準備處理鼠屍。

「助教，等等，我們想和它拍個照，紀念一下。」

傍晚，小助收拾好物品，準備帶著一袋鼠屍拿去丟，臉書上跳出通知：「最後一堂生理實驗了，感謝小助與柏榕的幫忙，大鼠R I P。」

照片中只有鼠屍和一群同學的笑容，不見操刀的柏榕一同合照。